



英雄和烈士

王小萍

这是一个略带阴沉的傍晚，夕阳早早收走橙黄，留下满天的灰亮。风吹向空中的飞鸟，吹鼓我黑色的外套，但是没有声响，只是瑟瑟吹着我向东。

“**济阳烈士陵园**”，遒劲的大字阻住风的脚步，鸟儿越过大门径直向前飞去。汉白玉的浮雕，米黄花岗岩石的台阶，篆刻的“**人民英雄永垂不朽**”8个大字冲出碑体，穿过巷顶冲入云霄。鸟儿使劲拍打着翅膀，绕着碑文低鸣，似乎在提醒我什么。

小鸟儿，不用提示，我懂的！对于英雄，关于烈士，我懂的！

走进革命烈士纪念馆，江兰鑫烈士使用过的大刀，许素卿同志在群众家吃饭时用过的碗筷，李志业排长珍藏的“志业排”锦旗，多件烈士遗物透过玻璃盒，连缀历史，诉说故事。然而，我查阅了许多资料，都没有查找到这名在1944年7月牺牲的战士的名字。

他是一位普通的战士，他是济阳人。从1937年10月10日上午，日本兵在济阳城上空投下四颗炸弹开始，这个济南东北方向的小城，就陷入了恐慌和无助当中。如果说灾荒之年可以用迁徙来寻找粮食，军阀混战被抓壮丁再与家人离别，苛捐杂税只是加剧了困苦不堪，如果这些灾难都用暂时逃避而令**劳动**质朴的农人隐而不发，那么，当日本侵略者举起屠刀闯入我们的家园，掠夺我们的物资，凌辱我们的姊妹，侵占我们的文化，妄图奴役整个中华民族时，面对外敌，济阳人民再也忍不了了！

不甘于日军的蹂躏，满腔复仇的烈火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人，毅然担负起组织民众投入抗日斗争的重任。从1937年8月成立**济阳县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**，到1938年9月在济阳新市街、李家坊建立联络站，再到1939年2月济阳县第一个党支部—四区史家寺党支部诞生，济阳的抗日战争从此有了共产党的组织领导。

在“**济阳县党组织发展情况示意图**”中，红色的圆点和五角星点缀在曾经的济阳区图中，那么刺目，又那么鲜亮。

回河是区委驻地，西街村设有党支部，那名在回河区队伏击**张子谦**伪军时牺牲的通讯员，可能是回河镇西街村人。

按照族谱备份，他可能叫“**王茂财**”，圆乎乎脸上总堆着笑。如果没有战争，读过两年私塾的他，会在帮父亲挑豆子、磨豆腐的岁月中长大，娶一房妻子，成为这片豆腐房的少东家。

可是，日本兵来了！豆腐房关了张，父亲死在病床上，妹妹被逼跳了井，母亲在绝望中睡去没有醒来。16岁的**王茂财**成了孤儿，成了孤儿的**王茂财**说话开始憋着气，憋着气的**王茂财**眼神焦灼，他要当八路，他要报仇！

年纪小怕什么，我识字能送信；不壮实有什么，我腿脚跑得快。趟过平棚店扎腿的棒子地，游过西街冰冷的北大沟，偷听过亲日派在补习班上的讲话，精瘦的、不再笑的**王茂财**，终于戴上比他脑袋大一圈的八路军军帽，成为一名真正的八路军战士。

当上了二区通讯员的**王茂财**说，他要给自己改个响亮的、能配得上八路军队伍的名字。可是，他的响亮名字还未及启用，他就牺牲了。在战斗即将结束时，17岁的他成了黄河大堤上的一名烈士。

我查阅了很多资料，也没能找到这名通讯员的真实姓名。怀着无比的敬意，我借此勾勒出了回河区队、整个济阳、甚至更多为革命献身的无名烈士的群像……

出身农村的青年，或贫苦或优渥，或白丁或书生，都有自己的人生规划：娶妻生子、赡养老人、守着田产，安稳度日，振兴家业，却从没想过过去要做英雄。可是，当面对侵略者带来的这满目疮痍，他们悲恸自己守家无能，他们愤慨自己报仇无门，他们绝望却不甘放弃希望。幸而有了中国共产党！

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组织战斗，中国共产党党员牺牲在前一心为民，在我泱泱中华，唯中国共产党是拯救中华民族的力量！在跟随中国共产党行进的岁月中，多少“**王茂财**”们，从“青年”成长为“战士”，从“守家报仇”升华到“救国为民”，从“振兴家族”觉悟于“解放全人类”，中国共产党从改变一个青年到推动整个中国，壮哉！

经历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战，英勇顽强的**济阳人民**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迎来新中国的诞生。斯人已逝，幽思长存。

大理石的围栏，龟背形的坟冢，鲜红的五角星，“无名烈士墓”在陵园正北方静默着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，无数没有留下真实姓名的“**王茂财**”们，长眠于此。

我仔细端详着龟背上鲜艳的五角星，从未感觉自己和英雄离得那么近。透过硝烟，我看到他们站在矮墙上朝敌人射击，瞧见他们端着炸药包向着敌人的炮楼匍匐……

此刻，我的心头一紧，泪水已经溢满了眼眶。我在80年代出生于“**王茂财**”的老家，回河街的西街村。这个设有集市、学校、医院，交通便利、生活便捷的美丽乡村，是我小时候无数次炫耀的资本。然而，这资本竟来的如此艰难：是先辈们以身许国家，才有了后辈头顶的一片瓦。

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；我们生活在现实，他们灵魂是永存。你替我赶走侵略外敌，我替你呼吸自由空气。我们离的很远，相隔了80年的时光；我们挨的很近，彼此心意相通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共建美好生活！

在墓碑西侧，一株高大挺立的楝树正向他张望。金春的楝树花挂在枝头，去岁的楝果数守着泥土。我蹲在树下，长久地望着树梢上紫色的花儿。貌似互不打扰的六片粉紫瓣儿，各自抻着短弧的身体向外张望，齐心给浓紫的豎形花蕊留足空间。一支支拥成一簇簇，散出淡淡的香，与树下棕黄的果子两两相望，秘而不宣。

相对于神话中，凤凰的雏鸟“非梧桐不栖，非练实不食，非醴泉不饮”，楝树叶包裹粽子用以驱赶要吞食屈原祭品的蛟龙，他们更在乎现实的意义：默默的守护着脚下的土地，守卫着这座陵园的烈士。

风来了，轻呼呼的吹着；鸟来了，飞向广场西侧的“**中国梦**”立体雕塑。鸟，时高时低，叽叽喳喳的叫着，似乎在向我表达什么。

小鸟，不用提醒，对于英雄和烈士我会记得；关于历史和未来，我永远谨记：勿忘国耻，砥砺前行！

作者系区作协会员

一生的牵挂

王瑞亮

清明时节泪纷纷，
父亲墓前表寸心。
一滴眼泪一份情，
声声伤哀忆父亲。

去年清明节那天，阴云迷蒙，天地昏暗。我提前两天坐上901班车从省城济南赶回久别的老家给父母扫墓。

一直留驻记忆中，一直萦绕在我生活里的，永远是我那慈祥善良的活到九十四岁的老母亲的影子。

父亲去世后，母亲独自挑起了生活重担。一个五十多岁的小脚女人，是怎样勤俭持家，靠织土布赚点钱，维持全家九口人生活的啊？别忘了那可是六十年代，一个缺少少穿的贫穷年代。很难想象一个受过磨难的“三寸金莲”小脚，是怎么一步一步一颤，从二百米远的古井上，担回两桶生活的苦水……

母亲晚年沾了九十年代的光，七十多岁时过上了不愁吃、不缺少的生活。儿女绕膝，幸福满满，她享受到了晚年的天伦之乐。父亲的寿限都给了母亲，父亲的福份也给了母亲。

母亲临终是在八个儿女的幸福陪伴下走的。母亲走的时候，脸上始终带着微笑。母亲最后还抓着我的手说：“小儿啊，我能活到九十岁，没白养你们，我值了。你们赶上了好时候，倒是你那短命的父亲，天生是个穷鬼，一天的福也没享啊……”

想起母亲的话，我便又会想起我的父亲。父亲壮年早逝，五十岁就被残酷的生活累倒了，倒在了他亲手做的那张小木床上。

记得六十年前的三月十四日，父亲匆匆吃了口红高粱饼子，喝了半碗地瓜粥，就赶早给生产队耩高粱去了，母亲则提上竹篮去赶温店大集，准备买点菠菜，买点大枣，中午给父亲熬菠菜红

枣粥，给父亲养养肺。

父亲由于长年吃糠咽菜，生活不好，早早地落下了一个老肺病。医生张红济看后当时就说：“您这个病，有二百元就能完全治好。”

当时家里穷得饭都吃不上，姐弟八个像盐碱地里长出的高粱秆又瘦又黄，个个“苗条”着呢。一家十口人，十张嘴张着，连饭都吃不上，哪有钱治病啊！

久病不治要人命。当天十点左右，父亲面色苍白，大口喘气，最后吐了一大滩血，嘴里含着一口高粱饼子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父亲的眼睛始终合不上。父亲是睁着眼走的，他最放不下的是他的妻子儿女……

父亲吃了一辈子苦，受了一辈子累，他走得很艰难，也很落寞。走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，只有三月忽冷忽热的阳光透过窗棂，照着他那苍白的脸。

父亲是全村有名的木匠。由于生活所迫，十六岁就到临近的草寺村拜李寿春老木匠为师，早起晚睡，吃尽苦头。学徒三年，回家后以做木作活换取钱粮，勉强糊口度日。

父亲亲手做了一辆木轮小推车，这当时是全村唯一的一辆车子。六十年代，洪水泛滥，庄稼歉收。父亲拖着疲惫的躯体到四十里以外的**济阳县**城去批“救济粮”，他常常给村里的老人捎着，他觉得这是一种骄傲。很多青年人用背驮着，走走歇歇，歇歇走走。

远路无轻载，大家回到家里都累得三天直不起腰来。虽然父亲也很累，但是他心里轻松着呢，因为乡亲们都很感激他，他也乐于给乡亲们帮忙。

那时候，老百姓种田都是肩挑人扛。父亲就这样用瘦弱的身子推着这辆木轮车吱吱咯咯的下坡种田，车上一头是日头，一头是星星。车上的负载

思念如长风

秦臻

父亲，清明又至，微风轻拂，流云飘荡，可在我的身边，却再也没有您那坚实的的身影了。

父亲，您离开我们已经28年了，可每当这个特殊的时节，记忆的闸门总会轰然打开，往昔的点点滴滴如潮水般涌来，让我对您的思念愈发浓烈。

父亲，在我心中，您首先是一位英勇无畏的抗美援朝战士。曾经，您背井离乡，奔赴战火纷飞的异国战场。那时的朝鲜，冰天雪地，战火弥漫，生命如风中残烛般脆弱。但您和战友们没有丝毫退缩，你们怀着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，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。枪林弹雨中，随时都可能失去生命，可您从未有过一丝畏惧。每一场战斗，都是生与死的较量，您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过硬的军事素养，一次次冲锋陷阵。

父亲，您和战友们在战场上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，充满了艰辛与危险，您却从未向我们诉说过其中的苦累，只是偶尔在回忆中，眼神里会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凝重。后来，我无意中看到您的立功证书和勋章，我才知道，那是一段无法忘却的峥嵘岁月。

父亲，战争胜利后，您回到了祖国，在南昌步兵学校担任教育。您将自己在战场上积累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学员们。在训练场上，您严格要求他们的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细节，因为您深知，战场上的一丝疏忽都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。您的言传身教，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军事人才，他们带着您的期望和教诲，奔赴祖国各地，为国防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

父亲，后来，您响应国家号召，转业到地方，投身于经济建设的浪潮

中。无论在哪个岗位，您都始终保持

着军人的本色，刚正不阿，廉洁奉公。面对工作中的困难和诱惑，您坚守原则，绝不妥协。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什么是责任与担当，什么是正直与善良。在单位里，您是同事们眼中值得尊敬的前辈；在家里，您是我们心中的顶梁柱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
父亲，您对我们兄弟姊妹四人的教育，严厉而又充满爱意。从小，您就教导我们要诚实守信，尊老爱幼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在学习上，您要求我们勤奋刻苦，不能有丝毫懈怠；在生活中，您培养我们的独立能力，让我们学会面对困难和挫折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在学校和同学发生了矛盾，回家后委屈地向您哭诉。您没有立刻安慰我，而是耐心地询问事情的经过，然后严肃地告诉我，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学会宽容和理解他人。在您的教导下，我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，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。

父亲啊，如今岁月流转，但您的音容笑貌，您的谆谆教诲，却永远刻在了我的心中。每当我遇到困难想要放弃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您在战场上的坚毅；每当我面对诱惑想要动摇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您的刚正不阿。您虽然离开了我们，但您的精神却如同一座灯塔，照亮着我永远前行的道路。

父亲啊，父亲，您虽然已经离开我们28年了，在这个清明时节，我还带着无尽的思念，和魂牵梦绕念头来看您。愿清风能消去我的问候，愿明月能照亮您的归途。

我知道，您一直都在我们身边，从未走远。

作者系济阳农行退休员工

是那么沉重，生活的重担把父亲的腰也压弯了，但父亲从没想过倒下去，总是堂堂正正做人，勤勤恳恳持家。闹饥荒的年月，不少人到生产队的玉米地里掰嫩玉米煮着吃，有的人到邻村的地瓜地里，把才长到指头般大小的地瓜抠出来生吃。父亲宁肯吃草根、树叶，也不做那不仁不义的事。

父亲推着这辆车，还推土垫地基，脱坯自己建房子。

有一年冬天，父亲给村东头财主刘柱东他爹做柏木棺材，一做就是半个月，锯板、切料、刨平、刻花、刷大漆……那年我五岁，父亲拉着我的小手，一同去财主家做木作活混饭吃。财主家老太太给我一把红枣，一个小馍馍，我第一次吃上小馍馍，心里美滋滋的，一蹦老高，好像立即长高了一大截。

父亲当年还在院中栽下了一棵枣树，这棵枣树比我岁数还大，如今根深叶茂，每年结下的枣子又大又圆，清脆酸甜，如同父亲那颗甜甜的心，永远给儿女带来幸福和温暖。

清明时节，绿草茵茵，父亲坟前的小苦菜花也开得金黄金黄。

我栽下的两棵松柏也郁郁苍苍，坚毅刚强。两棵垂柳也柳丝长长，情深意切，掩映在父亲的坟头，就像儿女永远守护陪伴着他！

父亲给富人做了一辈子的上好棺材，自己死了却一生清贫，只占了一领薄席，永远葬在了村南那片生他却养不了他的贫瘠薄地。作为他儿子的心心如刀割，无地自容。父亲啊，父亲，您更是我一生永远的遗憾，永远的牵挂！

我泪如清明的雨，一年年纷纷落在父亲墓前。

绿草青青，垂柳婆娑。烧一把纸钱，带我去我无尽的思念。

父亲啊，您走得过早，您没有尝到人间的一丝温暖就永远地走了。

一辆小木轮车，您吱吱咯咯推到老，一口红高粱饼子您含在嘴里咽了气。

父亲啊，儿子永远记着您的话。无论穷富，都要好好做人走得正直，就像您那小木轮车一样留下一道深深的辙。

作者系曲堤街道刘台村退休教师

清明祭

潘美冬

昨天，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习惯，给我逝去的父母坟墓添土，来到二老墓前，当看到坟头上随风飘摇的几株戚戚的枯草，我不由得悲从心来，生我养我育我抚我的父母，如今就在那一撮土堆下面静静地等待我去看望他们，他们寂寞，他们孤独，他们也凄凉。我们作为儿女，只有在一年之中的几天里才会想起他们，又有谁对在天堂至亲的冬寒夏暑，在春秋来的岁月交替里惦记过他们？思虑过他们？这是我们的不孝，是我们的冷漠，也是我们的残忍！

昨天回到家，翻东西时看到了母亲针线筐，一股莫名的酸楚不由得涌上心头，原来棕色的外观已经蒙上了一层灰尘，变成了灰黑色，里面躺着几卷布条和母亲用过的针线及顶针，我把顶针放在手心轻轻抚摸，感觉是抚摸母亲长满老茧的手，眼前浮现出母亲羸弱的身影。我拿起已经发黑的顶针，套在我的手指上，冰凉的金属立刻有了温度——仿佛母亲刚刚摘下。忆起那些年，就是这双手，在煤油灯下为我缝补出一个完整的童年。现在顶针线头还在，穿线的人却永远离开了我。

父母都是残疾人，在别人嘲讽的目光里，二老用残疾的身躯为我们搭建起一个没有委屈的世界，想到此，我的泪夺眶而出，再也控制不住。

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，照在母亲的针线筐上，在顶针周围形成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光晕，我擦掉了脸上的泪水，忽然明白：最痛的思念不是嚎啕大哭，而是在某个平凡的时刻，突然想和他们说说话，跟他们分享一下我现在的的生活，可时光犹在，人却已远离。

我找出父母的相片，已经泛黄，显得有些斑驳，相片里的他们在微笑着看着我，就像是有所嘱托，有所挂念。在这个悲戚的清明，我终于懂得，死亡带走的只是相见的机会，带不走那些融入骨血的牵挂。

在二老坟前，我喃喃自语，我的黄天厚土，我的二老爹娘，你们可听到？此时我的泪水冲不掉我的愧疚，我的懊悔减不轻我对你们的思念！

我跪求你们的原谅，希望你们宽恕我对你们的忽略，此刻，在我朦胧的泪眼前，又一次出现了父母的身影，他们还在在世一样，严厉中透着慈爱，温柔里满是宽容。我擦掉泪水，拔掉枯草和藤蔓，铲起一铲土，郑重地覆盖在父母的身上。

新土覆旧坟，追思逝故人！

仅以此文，祭奠我远在天堂的至亲二老！

作者系区作协会员

